明名臣言行錄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八十

左都御史鄒忠介公元標

號南皋吉水人萬曆丁丑進士官至左都御史中璫矯旨削職卒年六十 崇禎初贈太子太保謚

忠介

觀政刑部遇江陵奪情公上疏劾之謂居正才雖可爲學術則偏志雖欲爲自用太甚進賢未廣決囚太濫言路未通民隱未周若令在京守制天下後世謂陛下爲何如主疏入廷杖謫戍貴州自是直聲震天下有巡方御史至衛搩閱公必戴鐵帽號衣持戟負弩

雜軍伍中巡方知之亟遣人謝罪公厲聲曰此君命也何以謝為江陵敗擢吏科給事中復以建言降南京刑部炤磨歷吏兵刑部郎署罷官家居建仁文書院聚徒講學其中

天啓改元起刑部右侍郎續陳末議一曰拔茅一曰闢幽一曰理財一曰振武一曰驛遞又言保泰四要一曰節二曰儉三曰和四曰厚又疏請䘏忠直諸臣有追論江陵者公獨曰江陵之過在身家功在天下絕不以一己嫌怨叅也

陞都察院左都御史會長安馮恭定為副憲與公同志

因建首善書院講學其中而科臣朱童蒙等特疏訐
公公疏陳共學之原以定衆志畧言隆慶卯辰間徐
階當國、手書識仁定性二書、與諸士人商度、今未嘗
以是少其相業、神宗酉戌間、臣等亦每集於演象所、
月有講會、時執政諸臣、嘗過而問焉、若以講學惟宜
放棄斥逐之、日以此澆其磊塊、消其抑鬱無聊之氣、
則如切如磋者、道學一語、端爲濟窮救苦之良方、非
盡性至命妙理、亦視斯道太輕、視諸林下臣太淺矣、
遂上四疏乞休以去魏璫矯旨削職居亡何卒
將作許徽菴祠堂記曰自朱陸分馳、步趨朱氏者、嚴闢

楗飾藩籬人無得而閒之而或病其隨事格物未免支離外之弊河津餘干確守其說至新會陳氏悟自然之宗餘姚王氏發良知之旨大抵宗象山而王氏雄辯明暢足以發抒其蘊於是學者盡宗新學顧其弊也乃至闊畧躬行吾謂學無可見見之于行敬菴恪守先程方正篤實其不必與餘姚合者乃其有功餘姚也

陽明祠堂記曰余讀先生格物之說謂格其不正以歸於正戒懼慎獨之語謂本一體工夫非有二事恍然會心先生倡道當時如淸風披拂學者各得其性之

所近於世亦各有補獨惟夫萬物一體圓融無礙之說借而學淺以僞也夫先儒之一體也合天下以成其身後儒之一體也借天下以濟其私先儒之圓神也本之方以知後儒之圓神也流於詭與隨藉口交道接禮之說無論宋薛齊七十五十百鎰皆可受矣藉口委曲行道之說轍環列國爲是不脫冕而行非矣藉口獵較猶可之說和光同塵爲是先簿正祭器非矣藉口中庸之說鄉愿賊德似道模稜皆所不計矣藉口泛愛衆之說孔子不必瞰亡於陽貨孟子不必示默於王驩矣流弊至此夫豈先生之教使之然

哉

又嘗答友人曰學問中一叚機權詭譎之術先賢決無此家法又曰學人不可先橫一是非同異之心在胸中惟當自叅自悟久之自不言而喻又曰世多虛談害道者皆由實學者鮮不足以轉移之若實學者多則虛者自消先生之學非淺儒所能窺覸其言論如此可以知先生之自得矣先生少以威稜氣節著稱已而投荒萬里家居三十年涵養銷融歸于冲粹嗟乎先生可謂近代之醇儒矣所著有存眞集願學集及奏議若干卷詩多疎直平淡亦儒者之風

左都御史高忠憲公攀龍

字存之號景逸無錫人萬曆己丑進士官至左都御史中璫矯旨逮問卒年六十五崇禎初贈太子太保謚忠憲

弱冠與孝廉卽有志聖賢之學凡諸儒語錄性理諸書無不讀律身以敬爲主己丑登第出趙公南星門壬辰六月授行人時有僉事張世則疏詆程朱公不勝憤有崇正學闢異說一疏神廟嘉之尋論大本大機語極剴切

癸巳晏江當國公感憤時事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佞疏

署曰臣觀從古以來君子小人迭爲消長而治亂亦若循環聖人爲戒必謹於消長之際臣自去冬奉差迄今復命中間不及朞年朝廷之上善類擯斥幾至一空大臣則孫鑨李世達趙用賢去矣小臣則趙南星陳泰來顧允成薛敷教張納陛于孔兼賈巖黜矣近李楨曾乾亨復乞歸矣選司孟化鯉又以擢用言官張棟空署而黜矣中外不曰輔臣不附已則曰近侍不利用正人果謂出於聖怒則諸臣自化鯉而外未見忤旨何以皆至罷斥也皇上有去邪之果斷而左右反得行其媢嫉之私皇上有容言之盛心而臣

下反遺以拒諫之誚爲聖德累不小伏願皇上深賜省察至於輔臣聲音笑貌之間雖示開誠布公之意而精神心術之隱實不勝作好作惡之私伏望皇上諭輔臣深自省察又謂楊應宿借不附吏部之名致阿徇閣臣之實反謂近世一種小人專以抗閣臣爲風裁附吏部爲得計其爲說愈佞其爲害愈深臣恐此說一倡不惟足以箝制人口上之誤朝廷中之誤輔臣下之誤一時其害不知所底伏願皇上亟加顯斥議上降雜職

甲午赴揭陽縣謫籍道中嚴立課程只於靜中着力所

歷山川皆爲學助過汀州坐旅舍一小樓甚樂手二
程書至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句猛省曰得之矣
抵官勤職事課文藝乙未歸居湖上閉關趺坐坐必
七月作復七規程取大易七日來復義甲辰東林書
院成一依白鹿洞規集吳越賢士大夫致德問業其
中時稱絕盛
庚申光宗即位旁求舊德十一月御史方公孩未疏薦
辛酉起光祿寺丞壬戌奉旨會議紅丸論舊輔方從
哲交結鄭戚表裏爲奸張差之挺美姝之獻大黃之
藥相迫而來同一線索也稍知臣子之義忠憤當何

如從哲處之恬然且力為調護力為隱諱力為考察
討賊之人君與賊不兩立從哲惟知為賊而已寧知
有君乎尋陞太常少卿陳輔學之要言從哲養性大
義不容不討不祭孝非孝反以不孝為孝忠非忠反
以不忠為大忠黑白倒分人倫易置何所不至傳旨
重處輔清力持僅得罰俸
講學於首善書院益鄒忠介及馮恭定所闢而輔清為
之記黃門朱童蒙疏詆兩公皆去位公亦乞休疏謂
講學何罪頓空法紀之臣禁學何名發自聖明之世
言極切直

癸亥差歸貽書給諫王志道論兩朝事言皇祖成命在手妙於調停是皇祖身上事皇考仁孝根心妙於隱忍是皇考身上事今上祖考在念妙於處分是今上身上事若夫嚴萬古綱常守三尺法紀君仇必報君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而奈何諱之加以誣謗使天下更不敢開口說亂賊二字危言快論大義凜凜起少司寇尋擢左都御史首糾貪墨御史崔呈秀奪職呈秀因入閹幕遂借會推謝應祥晉撫事逐公明年乙丑毀書院興大獄殺楊左諸君子又明年丙寅三月忠賢矯旨被逮公先一日謁別道南祠歸坐後園

呼子書原無生死四字以示其遺表付緹騎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面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願結來生、臣高攀龍垂絕書、復有別友人書云一生學問到此得力、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乎、聞者哀之、

先生嘗言有一毫逃死之心固害道有一言求死之心亦害道蓋其學力堅定故生死在我如此

格物是隨事精察物格是一以貫之

孟子七篇何何是格物而性善又是格物第一義知到性善方是物格

心中無絲髮事此爲立本

人身內外皆天也一呼一吸與天相灌輸其死也特脫其闔闢之樞紐而已天未嘗動也

主靜之學要在愼動

靜如是動不如是者氣靜也靜如是動亦如是者理靜也理靜者理明欲淨胸中廓然無事而靜也氣靜者定久氣澄心氣交合而靜也理明則氣自靜氣靜則理亦明

龜山曰天理卽所謂命知命只事事循天理而已

一念反躬便是天理故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聖人之所謂庸皆性命也常人不察不著之倫物庸而非中矣故庸而非聖人之庸聖人之所謂中皆日用也二氏不倫不物之明察中而非庸矣故中而非聖人之中

佛氏最忌分別是非如何紀綱得世界紀綱世界只是非兩字

四時以貞爲冬四德以貞爲智隆冬之時萬象寂然無朕大智之人一點伎倆不形中庸尚絅大易藏密入德於此成德於此謝上蔡去一矜字而曰仔細簡點病痛全在這裏至哉言乎

易心體也無思無爲人以妄思妄爲失之故夫思也
者思其無思者也爲也者爲其無爲者也思則得之
之謂思其無思行所無事之謂爲其無爲
人想到死去一物無有萬念自然撇脫不如悟到性
上一物無有萬念自無係累也
所以要惜分陰者不使邪思妄念瞬息據吾靈府庶
幾日就月將緝熙於光明
安莫安於知足危莫危於多言貴莫貴於不求賤莫
賤於多欲
子弟若識名節之隄防詩書之滋味稼穡之艱難便

足爲賢子弟矣

天下事敗於邪見之小人無見之庸人偏見之君子人不患無才識進則才進不患無量見大則量大皆得之於學也

先生在林下二十餘年博覽諸儒別其淺深同異旁及二氏之書亦反覆詳究而得其病之所繇嘗言姚江誤看紫陽窮理立論偏重遂使學者謂讀書是狥外空疎杜撰一無實學又曰陽明以朱子之致知爲聞見之知故其爲宗旨曰良知吾則以謂大學致知本非不良之知也又曰無善無惡之說以之明心性者

十之一以之滅行簡者十之九蓋先生祖孔孟宗程朱而折衷羣儒之言心悟而力行之故旨約而該言辨而核遍智愚以爲教而無弊葢朱子集宋儒之大成先生於本朝諸儒亦可謂集其大成者矣今遺書行於世者十四卷

尚書馮恭定公從吾

號少墟長安人萬曆己丑進士官至工部尚書忤

璫矯旨削職卒年 十 崇禎初追贈宮保謚恭

定

幼岐嶷不凡甫髫齔即深契王文成人心有仲尼之詩

口誦心維擬於鞞鐸己丑選庶吉士除山西道御史

視中城中貴以半刺逼郤必峻都中饑設糜救饑時

自取斃事克有濟壬辰大計公司偵邏包匭肅清生

平與相知贈答惟書卷人目爲秀才御史

神廟中年怠于政事公抗章言皇上郊廟不親朝講不

御章奏多留中不發諸臣言之諄諄皇上聽之藐藐屢請饗祀而遣官如故屢請朝講而靜攝如故屢請批發而留中如故豈在廷諸臣無一言當上心耶皇上試觀戊子以前四彛効順海不揚波天下何等景象也是勵精之效如彼庚寅以後南倭報警北寇渝盟天變人妖疊出並至天下又何等景象也是靜攝之患又如此失今不圖長此安窮況今當朝覲之期萬方畢集咸欲一覩清光而不可得則必相疑而議不曰皇上困於麴蘖之御而懽飲長夜必曰倦於窈窕之娛而晏眠終日雖近頒勅諭謂聖體違和或可

借此自掩不知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天下人心豈可得而欺哉況皇上每晚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違即斃杖下如此則既非靜攝又廢朝政縱諭旨森嚴恐不足服天下而信後世也願皇上勿以天變爲不足畏勿以人言爲不足恤勿以目前之晏安爲可恃勿以將來之危亂爲無慮天下幸甚疏入上大怒欲廷杖之會皇后長秋節閣臣救解得免都給事胡汝寧者執政私人也特疏論之汝寧遂黜外請告歸三年起故官巡長蘆鹽政潔已惠商鹽政大飭二十四年春用他言官株累削籍歸自是杜門

不出燕寢三楹竟日危坐夫人司啓鑰親朋罕以刺
通有問學者一稱予肅而入坐久張來年剪葵非爲
供饌上貴人無掌大赫號相貽日取先正格言體驗
身心造詣益邃

熹廟初公與鄒公元標同出山適有遼警羣心惶惶爭
遣其孥公獨盡室以從示不返顧亡何廣寧陷經撫
携手入關公謂不逮治何以勗守關將吏率同官具
疏劾論遲之

擢副都御史而鄒公爲左都御史兩公倡立首善書院
率同志講學其中惓惓苦心蓋因東事孔棘羣情未

固士大夫不知死綏抱頭鼠竄者踵相接欲倡明忠
義興起親上死長之心而羣小已側目矣
廷議進藥一案公謂可灼以至尊嘗試而許其引疾去
當國何心至挺擊之獄與發奸諸臣爲難者必奸黨
是羣小愈切齒郭允厚朱童蒙相繼論刺講學公亦
疏陳我二祖開基表章六經頒行天下天子經筵講
學皇太子出閣講學講學二字昔爲厲禁今爲令甲
是周家以農事開基國朝以理學開國臣等建立書
院豈爲名豈爲利豈爲官豈爲一身宴遊之地豈爲
子孫世守之業祇以南都各省俱有而京師爲首善

之地反無甚非所以壯帝都而昭一統之盛况今外
寇侵夌邪教猖獗正當講學以提醒人心激發忠義
臣等所以不恤毁譽不計得失冒昧為此疏上報聞
尋與鄒公後先皆乞身去又二年起總留臺未赴卽
家拜工部尚書璫禍起削籍有同鄉踞均衡者選一
狂猘撫關中日夜窘辱公為事已而察見其淸不忍
加遺惟毁書院曳先師像擲城隅以洩其憤公痛如
切膚叫噬病榻晝夜趺坐二百十夜不就寢竟以此
長逝

張蓬山曰世之病講學者有二一曰偽曰迂吾觀少墟馮

先生之講學言言辨義利正綱常辟邪說使人反躬實踐惟心身日用人倫物理之爲兢兢由其說則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背其說則害於其身凶於其家貽禍於國與天下何如近理何如切實而先生生平立身行已居鄉居官又無一毫背於聖賢之教可謂極真而不迂矣其所最關者尤在於佛氏之心性與近儒之無善無惡而一一皆取正於聖賢不以一毫私見與角是非如此講學真萬世而無弊誰得而病之

尚書孫文介公愼行

字聞斯號淇澳常州武進人萬厯乙未進士及第

官至禮部尚書謚文介

以一甲第三人授編修妖書事起時宰有所逞憾欲窮其獄公抗言宜存國體時論韙之前後以艱歸冊封歸請告歸歸輒鍵戶著書聲影俱寂作里居記以見

志

陞禮部侍郎視篆有福王之國事先是福王以母愛有寵於上儲位久未定廷臣爭冊立並封多被譴後光

廟旣正位東宮猶未出閤福王雖封之國未有期也

廷臣屢以爲請至癸丑始奉旨卜吉明春顧猶以莊田四萬未得爲辭公奮然曰此禮官責也時神廟靜攝久典禮廢弛公首疏開治亂者數事遂及之國期率十日一請而堅持莊田如潞府例奉旨切責公不顧又連請東宮出閣已而上命所司擇吉忽內降更期後年時福清當國皇恐持未下公擬伏闕爭而亟以九卿公疏候命闕下者二旬每與諸大臣旅會詞氣慷慨輒曰今月是某死所還向福清曰今日是相公死所九卿相顧感激爭出危言佐之聲琅琅徹大內於是福王自請減莊田以行而大典告成如期然

忌公者且以居功目公矣竟以京察中公得旨炤舊

調理

再召爲禮部尚書時鼎湖再泣公入朝乃首論紅丸事

上疏畧曰春秋許世子進藥於父父卒世子自傷與

弑不食死春秋書爲弑君然則從哲宜何從焉速劒

自裁以謝皇上義之上也合門席藁以待司寇義之

次也乃晏然傲然含糊支辨至滿朝攻可灼僅票回

籍調理是可忍也縱無弑君之心已有弑君之事欲

辭弑君之名益難免弑君之實并及鄭貴妃以遺詔

封后神廟擬謚恭側同前代亡國李選侍不蚤移乾

淸宮有垂簾之漸皆坐從哲不能先事匡正爲弑逆顯據語加峻切得旨九卿科道議議上詔奪從哲一官而戍可灼尋以爭秦籓封爵非例忤旨告歸會楊忠烈公二十四罪疏上璫忠賢怒甚諸修門戶郤者借璫爲虐大起詔獄忠烈旣考死公以紅丸一案坐戍得寧夏極邊合之刑部侍郎王公之宷爭挺擊忠烈爭移宮爲三大案因特修三朝要典布告天下坐公等罔上不道行且殺公公坦然將就道而熹皇崩毅宗立誅璫及其黨與公始解戍復故官戊辰改元以原官協理詹事府召公高臥不起後八年有旨擇

在籍堪任閣員者廷推及公乃以原官曆特召公將已病疏辭不允扶曳應命甫至都而卒公素潛心理學嘗言知止可盡大學愼獨可盡中庸忠恕可盡論語性善可盡孟子此不亦慥慥篤論耶卒年七十一予祭葬如禮

論曰紅丸一案獨少師韓公爌閣學周公道登樞輔孫公承宗不附其說且曰果律以春秋之義則進藥不止一人俱當引罪錢牧齋有言近代進藥之獄有二以唐事斷之可也援春秋則迂矣世宗之升遐也與唐憲宗相似柳泌僧大通付京兆府杖決處死王金

等之議辟宜也李可灼之事與柳泌少異以和御藥不如法之例當之可也當國大臣則有穆宗貶皇甫鎛之法在不此之求而遠引春秋書許止之義效西漢之斷獄此不明於經義之過也吁錢牧齋東林黨魁也而其言若是然則文介之說可不謂之過激哉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八十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八十一

右都御史楊忠烈公漣

字文孺應山人萬曆丁未進士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天啓中死於璫難年五十四烈皇登極贈太子太保諡忠烈

公少負大志與陳恩交以豪傑相許嘗雪夜行歌邑中徜徉笑畫地書狂吟痛哭人莫能測里中呼曰狂生

初授常熟知縣爲治好古教化豪強大姓爲姦必收案致法吏人拱手斂氣丞尉嚴事如大府字養小弱問民疾苦因察知謠俗及閭里姦利訟衰盜息邑以大

治俸薄不足贍家口其兄賣田以資之

癸丑考選清官第一授戶科給事中遷兵垣都諫條奏

天下大計言遼事必壞宜更置經畧擇可以辦遼者

即公所坐贓熊廷弼也

四十八年七月時上寢疾久皇太子希得召見御史左

光斗等詣方從哲請候安從哲曰上諱疾即入門左

右不敢傳公曰昔宋文潞公問仁宗疾內侍不肯言

潞公曰天子起居汝曹不令宰相知將無他志下中

書省行法令誠日三問不必見亦不必上知第令內

臣知大臣在門且公當宿閣中從哲曰非故事曰潞

公不訶史志聽乎此何時尚問故事二十一日丙申
上疾大漸召輔臣方從哲等入弘德殿詔出日巳晡
皇太子尚徬徨寢門外不得入公及光斗遣人語東
宮內侍王安曰上疾甚不召太子非上意太子當力
請入侍以備非常卽夜毋輕出安故守正力擁佑太
子是日上崩
八月丙午朔光宗踐祚遵遺命封皇貴妃鄭氏爲皇后
命禮部查例乙卯上不豫諭禮部封李選侍爲皇貴
妃召醫官陳璽等胗視丁巳上力疾御門視事聖容
頓減己未內醫崔文昇下通利藥上一晝夜三四十

起支離狀禱聞郭王二皇親遍謁臺省泣訴宮禁危狀謂帝勢已必不起庚申會議神宗謚公因要諸大臣集左掖門面折貴妃姪養性貴妃知不可奪即日移慈寧宮去公遂上言賊臣崔文昇不知醫不宜以宗社神人托重之身妄爲嘗試如其知醫則醫家有餘者泄之不足者補之皇上哀毀之餘一日萬幾於法正宜清補文昇反投相伐之劑然則流言藉藉所謂興居之無節侍御之蠱惑必文昇藉口以蓋其誤藥之奸冀掩外庭攻摘也如文昇者旣益聖躬之疾又損聖明之名文昇之肉其足食乎臣聞文昇調護

府第有年不問用藥謬誤皇上一用文昇倒置若此
有心之誤耶無心之誤耶有心則虀粉不足償無心
則一誤豈可再誤皇上奈何置賊臣肘腋間哉丁卯
傳錦衣官宣兵科楊漣并召輔臣方從哲劉一燝韓
爌英國公張維賢尚書周嘉謨李汝華孫如游黃嘉
善黃克纘都御史張問達給事中范濟世御史顧慥
等時廷臣疑上且杖漣旣入上目視公久之各諭以
國家事重卿等盡心
辛未上再召諸臣於乾清宮仍諭封皇貴妃語未旣選
侍披幃立呼皇長子入咄咄語復趨之出皇長子向

上曰要封皇后上不語九月乙亥朔上崩公語周嘉謨李汝華曰宗社事大李選侍非可託少主者急宜請嗣主呼萬歲以定危疑隨擁出宮移住慈慶爲是二臣然之以語方從哲公遂先諸臣排闥入閣豎挺亂下公厲聲曰皇帝召我等至此今晏駕嗣主幼小汝等阻門不容入臨意欲何爲閹者却諸臣乃入哭臨畢請見皇長子皇長子爲選侍阻於煖閣不得出青宮舊侍王安紿選侍抱持以出諸臣即叩頭呼萬歲皇長子曰不敢當閣臣劉一燝掖左勳臣張維賢掖右内侍李進忠傳選侍命召還皇長子者三公叱

之共擁登輿至文華殿羣臣禮見畢請卽日登極不允諭初六日卽位復擁入慈寧宮一燝奏曰今乾清宮未淨殿下且暫居此嘉謨曰今日殿下之身是社稷神人托重之身不可輕易卽詣乾清宮哭臨須臣等到乃發皇長子首肯公語中官曰外事緩急在諸大臣調護聖躬在諸內臣責有所歸王安等踴躍稱諾諸臣退諸臣有議卽日正位者衆祈朝服行禮少卿徐養量御史左光斗唾公不宜阻今日卽位公恐語錦衣帥駱思恭嚴緹騎內外防護將選侍猶踞乾清宮不出公發憤上言先帝升遐人心危疑咸謂選

侍外托保護之名陰圖專擅之實故力請殿下暫居
慈慶實有鑒於皇祖鄭貴妃事欲先擇別宮遷之然
後奉駕還宮今諸臣靜俟五日登極已定明日矣天
子豈有偏處東宮之禮故移宮一事臣言之在今日
殿下行之亦必在今日閣部大臣從中贊決毋容泄
泄以負先帝憑几輔殿下之託亦在今日公抗論於
朝房於掖門於殿廷日以十數聲徹御座皇長子使
人諭公出選侍卽移居仁壽殿李進忠劉遜劉朝等
以盜藏被緝公因從諸大臣後曰選侍不移宮非所
以尊今上旣移宮又當有以安選侍須令諸大璫好

生熖應其有贓証罪璫已討矣無因此使中官取快私仇又所以安反側子是在諸臣調停耳

十二月乙卯公上移宮始末疏優詔褒嘉羣小誣公交關司禮安爲取中旨以恚公公不安於其位尋告歸

明年壬戌起太常寺卿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轉左副都御史目擊魏忠賢客氏竊弄威福必爲社稷憂扼腕流涕乃列二十四罪疏上之曰忠賢一市井無賴人耳中年淨身竄入內地初猶謬爲小忠小佞以倖恩旣而敢爲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宗以票擬責閣臣自忠賢擅權旨意多由傳奉眞僞莫辨壞祖宗二

百年來之政體大罪一也劉一燝周嘉謨顧命大臣親捧御手定大計忠賢急於剪巳之忌示意孫杰論逐改先帝之舊臣大罪二也先帝一月賓天進御進藥之間實有隱恨孫愼行鄒元標等有言立嗾言官論去顧于黨護選侍者加蟒玉以贈行親亂賊而讐忠義大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功在國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空清修如鶴忠賢或使人呼辱於堂廷之去國或與沈漼交通陷之削藉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孫愼行盛以弘更爲他

辭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大罪五也爵人於
朝莫重廷推南太宰北少宰推皆點陪顛倒有常之
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聖政初新正資忠
直乃滿朝薦文震孟等九人稍忤忠賢盡令降斥竟
阻賜環長安謂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調大罪
七也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
德性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横托言急病
立刻掩殺是皇上不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猶曰無
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得封忠賢嫌其不附已矯旨勒
令自盡皇上又不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猶曰在妃

殰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乃繞電流虹之祥化爲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皇上不保其第一子矣大罪十也先帝在青宮與皇上倉卒受命王安不無微勞忠賢以私忿矯殺於南海子是不但讐王安而敢於讐先帝之老僕與皇上老犬馬畧無顧忌大罪十一也今日獎賞明日祠額毀人房屋建立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不止塋地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廕中書明日廕錦衣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等口皆乳臭目不識丁不知忠賢有何軍功相業褻朝廷之名器大罪十三也用

立枷之法以示威扳陷皇親欲動搖三宮若非閣臣力持椒房之戚幾興大獄矣大罪十四也良鄉生員章士魁以爭煤窑傷其墳脈托言開礦立致之死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礦大罪十五也伍思敬胡遵道以牧地細事徑拏黑獄草菅士命使青燐赤碧之氣結於榫雍泮藻之間大罪十六也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停其陞遷俾困頓以去於以成中官之尊大得矣而聖朝何可有此名色大罪十七也北鎮撫司劉僑不肯殺人媚人竟令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可不遵大罪十八也科

臣魏大中奉旨到任鴻臚傳單忽蒙詰責煌煌天語信手任心令天下後世視皇上爲何如主大罪十九也東廠原以察奸細非擾平民也自忠賢受事雞犬不寧直以快私仇行傾陷如近日之逮汪文言不從閣票不令閣知勢不至興同文之獄刊黨錮之碑不已大罪二十也韓宗功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遯去僞奸細事一成忠賢爲敵首功矣更創肅寧新城爲邸塢潑計不知九門內外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也祖制不蓄內兵原有潑意忠賢與奸輔沈漼創立內操安知無大盜刺客東鹵西戎竄入其

中乎昔劉瑾招納亡命曹吉祥傾結降官忠賢葢已
兼之大罪二十二也忠賢進香涿州鐵騎擁從蟒玉
追隨警蹕傳呼淸塵墊道歸駕騁馬羽幢青蓋夾護
環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大罪二十三也葢寵極則驕
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皇上曾射殺其馬
忠賢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亂臣
賊子只爭一念放肆此又寸臠不足盡其辜者大罪
二十四也凡此逆跡左右旣畏而不敢言外廷又覩
望而不敢言即或內廷奸狀敗露又頼奉聖客氏爲
之彌縫其罪狀遮飾其囘邪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

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郎大
小臣工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似不知有皇上
止知有忠賢者反覺皇上爲名忠賢爲實且如近日
往涿州天顏咫尺漫不請裁而馳候忠賢意旨於百
里之外事勢至此皇上威靈尚尊於忠賢耶疏入忠
賢驚懼擲地號哭羣小慰之曰毋恐逐楊某可安枕
矣忠賢假會推事盡逐公等羣小又嗾之曰不殺楊
某禍未艾也忠賢大懼急徵公等坐故經畧熊公廷
弼贓廷弼者公垣中所推也爲閱科姚宗文御史馮
三元張振德及劉應嘉搆退公救之謂議經畧者終

難扶殺其功憐經畧者亦難掩飾其咎功在支撑幸苦得二載之倖安咎在積衰難振悵萬全之無策熊公得解任聽勘廣寧陷熊公下獄忠賢以賍坐公曰不如此無以殺楊葉也先是考汪文言五刑備極廹使引公文言仰天笑曰安有貪賍楊大洪乎至死不服及考公獄吏覆以文言為徵公大呼太祖高皇帝神光兩宗竟坐誣死死之日土囊壓身鐵釘貫耳僅以血濺衣裳置棺中後櫬歸無葬地置於河側母妻俱棲息城樓而忠賢仍令撫按追賍

當公昇櫬就徵哭送者數萬人壯士劍客聚而謀刼奪

者幾千人所過市集攀檻車看忠臣炷香設祭祝生還者自豫冀達荆綿亘千里追贓令亟賣豕脩亦爭以飯錢授縣令歷中三年後止烈皇旣僇閹詔所司以公死狀追贈公祖父如其官祖母及母妻皆一品夫人而任其子之易爲郎

僉都左忠毅公光斗

字遺直號滄嶼桐城人萬曆丁未進士官至都察院僉都御史天啓乙丑死於獄年五十有一崇禎改元贈副都御史再贈太子少保廕一子予祭葬南都追謚忠毅

公性樂山水縱談古今毋謂元祐去亂法不去亂人畢竟是錯李忠定於高宗和議極諫皆爭事不知爭人蓋事之失止一事人則階禍無窮故曰百年之計存乎樹人常貯一人才單於篋暇時輒手自點定其賢其次其措意用人如此

公在京久靜觀宮府鈎連魍魎晝見以小人托婦寺以
婦寺釀　凝陰有感大亂日生原其本來皆由貪
濁故徵人以品徵品以淸巳未考察命下所銓敘一
如平生言
神廟靜攝久邊事告急朝議募外兵衛京師公恐蹈漢
何進故智疏止之特科新舊平章語大剴切
奉命視屯公以北人不知水利畏言屯田勝國初倚漕
東南至以御酒龍衣求米張士誠令不敢謀後將無
食乃力請屯田又謂倣漢力田科以屯入多寡爲殿
最使人自爲田又請罷屯學設博士弟子員因屯糧

制儀部俱報可於是屯功大興鄒忠介公道見之歎曰夫治天下豈不以才哉往三十年都人之視藁秸猶扶桑也而今畝樓若此屯田之功也

神廟不豫璫劉朝矯東宮旨索世廟戚畹絕庄公封還不啓曰尺地皆殿下有今日御史安敢以田私進奉乎璫恚甚已又糾巨璫陳登奪民屯當按一時咋舌稱真御史云

改督學畿輔疏請開武學以教諸生習射士皆能挽強後白蓮教起奏功者半出儒生其効也

庚申鼎湖再泣一時進藥進御嘖有煩言而李選侍希

請封后公卿於大行初一日慫諸大臣叩宮請出皇
太子叩頭呼萬歲詎登極止六日選侍猶踞乾清宮
廷臣憂之卽上移宮停封疏曰內廷有乾清宮猶外
廷有皇極殿也惟天子御天皇后配天乃得居之其
餘妃嬪雖以次進御遇有大故卽當移置別殿非直
遠嫌亦以明尊卑別貴賤也今大行皇帝賓天選侍
非母儀居正宮臣竊惑之臣聞選侍侍先皇無脫簪
雞鳴之德侍殿下又無撫摩養育之恩此其人豈貞
可以托聖躬者且殿下春秋十六齡長矣輔習方開
正宜不見可欲而奈何托於婦人女子之手哉至位

號開統紀攸係故先皇在時屢請名封不許履霜堅
氷聖慮淵遠倘及今不決異日將借撫育之名行專
制之實武氏之禍再見於今臣且有不忍言者疏入
選侍怒亟召見公公曰天子耳目官非天子宣不敢
奉選侍益怒然卒移仁壽宮中外大安
劉遜李進忠等以盜寶逮廣賂邪黨流言選侍雉經皇
八妹投井以搖人心外議寖譁公不知移宮後上恩
禮選侍已渥乃具仁義兼盡疏謂選侍移宮以後自
當存以大體捐其小過若復株連蔓引使宮禁不安
亦非臣等建言之初心也奉嚴旨切責

光宗年號未定或議削去或議仍以明年爲泰昌元年公曰先帝一月堯舜何忍言削聖作物睹與民更始以大行年月頒示正朔豈謂正乎今日之事在以天啓存泰昌非以泰昌更萬曆也特出一揭始斷以萬曆四十八年八月爲泰昌元年

熊公廷弼爲遼撫恃才剛愎公疏規之旣去遼遼敗復起廷臣交薦之公曰其人才優而量不逮前以守遼則有餘今以恢遼則未足其後竟見類此

升僉都御史是時衆正盈庭羣小錯愕乃交通魏璫爲一網計公又與楊公漣曰京貫連結指鹿日甚天下

事不可言矣於是楊公疏璫二十四罪公亦草三十二斬繼之未上而謀泄矯旨奪職公歸自分必死乃取楊忠愍赴西市事時時為其父陳言又於母夫人前說滂母故事冀幸親之一慰而異時或無至大傷其心也公之用志亦良苦哉

乙丑閹借移宮封疆二案坐公奇獄緹騎至公顏色不少變從容拜堂下曰兒不得為孝子矣勉子讀書勿以而父為戒謂善不可為里人聞者無不泣下至京廠鎮撫拷訊垂盡猶手製絕命詞封寄其父卒之夜長虹貫斗星隕灼灼如火光公死後徵贓二萬追籍

田盧十不得一二幷及宗戚財爲俱盡子姓繫獄者十二人母夫人哭死長兄光霽累死弟光先光明萬

險幾死幸逃免

都諫魏忠節公大中

字孔時號廓園浙江嘉善人萬曆丙辰進士官至吏科都給事中天啓中死於璫難烈皇登極贈太常寺卿廕一子予祭葬諡忠節

爲諸生時家極貧至不能舉火湫巷數椽風雨不蔽意晏如也爲孝廉六年未嘗干謁當道在諫垣謝絕中外苞苴彈劾不避權貴遂左失事之案朝廷初欲處楊熊以不死公執法與司寇爭謂不當末減凡臣下請卹者一切以故事裁之有僥遺者發其事而斥之於是羣小側目忌公矣

甲子晉長吏垣盐以激濁揚淸爲已任時衆正盈庭天下仰望太平公長子學洢喟然嘆曰無根之華其能久乎自里中寓書於公曰一時碩彥盡在雄盬之地天欲以此閑中與耶抑將蘊隆正人之禍而速之墜也因以閒居樂志爲諷公得書曰豈不懷歸勢不得獨潔耳會應山疏璫罪公繼之抗章極論言漣疏未發票而忠賢疏先下念其勤勞錄其小心矣又明日而漣疏下沒其忠愛罪其沽直矣忠賢罪狀代爲任咎忠賢逆德代爲分剖自疏自票盡出忠賢之意恐漣疏未及省覽也懷冲太子何以不育裕妃何以革

封皇上南郊之日胡貴人何以暴亡未有有其事而不傳之外者皇上身爲天子而三宮列嬪盡寄性命於忠賢客氏之手危如朝露能不寒心宜納愚臣之言立斬忠賢驅除客氏爲宗社久長計有旨下詔獄福清疏救得免

晉撫缺會推謝應祥高邑以才望用之而忌公者以謝嘗令嘉善于公有師生之誼因此劾公公遂得降調趙高二公亦相繼放逐

乙丑夏逆閹借封疆事謂公受熊經畧賄矯旨逮公公聞報不驚從容就道至則下鎭撫獄搒掠備至誣坐

贓三千三百金五日一訊竟死獄中初公被逮將學泮徒跣攀號隨侍以北公止之曰往則父子俱死無爲也學泮乃微服尾緹騎至都欲擊登聞鼓上書自刎闕下又念身死未必能生父徒傷父心卒乃忍死負公骨歸歸而日夜慟哭家人以水漿進却之曰詔獄中誰夜半而進之漿者竟以哭死後三年崇禎改元逆奄誅乃贈公太常寺卿諡忠節而學泮殉父事亦上聞世咸稱之曰孝子私諡孝烈亦祔祭配祠

黃忠端說畧云吏科程荅閣遷太常都給事缺出左僉憲先期邀阮圓海入都阮爲人滑黠衆議欲推魏廓

園左見衆心所向又欲移而之魏阮意不平遂銜左魏入骨拜命一日尚邀魏廓園章魯齋陳岵月及余數人瀝酒誓天誓同冊厲次日即杜門拜疏托以終養決去人情山川于今信矣

又云阮之去國魏有本以龍酣戰文之鳥倦還詩一聯余初未信後偵知阮與章魯齋上公車時原結盟友章以鄒匪石發難阮以假左種根兩人歃血首禍遂計誘傅櫆立糾特疏參左魏兩人其借題在汪文言與援在權璫實則鋌而走險用以釋私憾也而天下事不可為矣

太僕少卿周忠毅公朝瑞

字思永號衡臺南直清源人萬曆丁未進士官至太僕寺少卿天啓丙寅死於璫難崇禎改元贈大理寺卿南都追謚忠毅

初授中書舍人選吏科給事中光宗嗣統公入垣甫四日即疏言愼初三要信任仁賢推廣恩澤斥遠邪佞指斥從遊致干上怒獲嚴譴舉朝力救乃解

熹廟初轉禮科左疏請儲才以應急需謂今國家多事幹理需人直至事急求才乃始倉皇驅馬於水溢舟於隘不惟悞國亦且悞人茲當大計人才鱗集請於

入覲各正官廉其根基審其標末察其局幹可備緩
急者量行擾擢但問勁質長才勿限明經乙榜夫擢
以不次人不難割所愛以從而重以廷推人又欲竭
吾才以副特謂名言
東事孔亟公請姑用熊廷弼于山海謂敵之所畏者特
一廷弼耳而兵部之所蚤夜圖謀思以中傷之者亦
獨一廷弼故敵反間廷弼之語皆兵部之所喜且與
奸細變亂黑白以聪觀聽只要害一廷弼不顧斷送
皇上之天下臣不知其是何肺肝也刑部員外徐大
化指公爲黨公特疏糾大化煬竈悞國臣之議用廷

弼乃苦廷弼難廷弼想廷弼必不以爲德而大化誣
爲黨廷弼豈有黨其人不置之安而置之危地者乎
臣生平與廷弼從無一面獨實見敵來不可不慮嚴
關不可不防新傳相代不可不愼猶恨言不宜必而
大化乃以爲言之多請留臣言以爲後驗幸而不中
則社稷之福也伏乞聖明霄斷
傳旨暫停經筵公請及時講學謂經筵日講暫免之旨
如其出自聖意閣臣宜引義力爭如其閣臣阿奉中
涓實有先言閣臣亦讀聖賢書豈不聞人主宜使務
學接見賢士大夫況皇上冲齡志氣未定即一二親

信內侍亦不明乎天下安則皇上安而若輩亦安種
種借叢皆堪覆國獨有朝講不輟諸臣尚得覩龍顏
庶幾有牽裾之忠猶可白指鹿之偽今常朝已借題
傳免倘併經筵日講一槩報罷恐將來司馬門之報
格不以奏呂大防之貶竟不及知國家大事去矣豈
獨淺君鎮日言不及義學廢於嬉而德終罔顯哉于
是客魏咸滋恨之因借封疆移宮二案逮公下詔獄
誣贓數萬極刑拷掠而死崇禎初贈大理寺卿南都
追謚忠毅

御史袁忠愍公化中

字熙宇武定人萬曆丁未進士官至御史天啓丙寅死於璫難崇禎改元贈太僕寺卿廕一子南都謚忠愍

授內黃知縣有廉聲調涇陽入爲御史熹廟初上言新政一曰宮禁漸弛一曰言路漸輕一曰法紀漸替一曰廟謨漸瞶一曰邊疆漸壞一曰職掌漸失一曰宦官事盛一曰人心漸渙尋掌河南道時大璫催呈秀按淮揚回道考察公露章劾之呈秀側職去毛文龍駐停長安兵部以功在海外未可草草公言獻俘必

先告廟今日敵之負固如故二叛人之助逆如故不過小小一捷耳何足以言功哉公又繼楊公漣疏糾忠賢不法請倣王安例置之南海子忠賢怒矯旨逮公下詔獄誣坐贓六千金拷掠而死與公同難者又有御史夏之令光山人進士以叅發姊子府盜草事下獄拷死

刑部顧裕愍公大章

字伯欽號塵客蘇州常熟人萬曆丁未進士官至刑部員外天啓乙丑死於瑞難崇禎改元贈太僕寺少卿南都追謚裕愍

除泉州府推官移病免歸改常州府教授遷國子監博士起時黨議已成東林斥逐盡公歎曰昔賈彪不入顧廚之目西行以解其難吾不預東林正可以彪自光也追光廟御極正人在列除舊布新公遷刑部主事歷員外而經撫之獄起司寇王莊毅公留公署山東司主讞公惜熊公才議貫之以責後効然以衆議

堅不能奪卒定經撫同辟而御史楊維垣參公鬻獄辨曰論經撫救經撫之疏亡慮數十揚之則升天抑之則入地衆論不同舉朝聞且見之臣議誅心則廷弼雖未滅論事則化貞乃禍魁頗亦自謂持平即臺臣所指八議之說不特臣有之亦不特臣衙門有之今諸臣並論辟矣併論臣非鬻獄之人且業已辟之又何鬻焉臣與堂官共定諸案堂官朝去臣亦當夕行謫滯數句臣罪愈重臺臣之姑逭臣也亦不爲不久矣

初張鶴鳴行邊奏杜茂與佟卜年約　同叛獄已

具矣王公以問公公曰招謂卜年令河間茂匿其署
同謀三月聚首摩腹親鄰骨肉豈不識其僕為誰其
往來　所同行數千里而不一扣其姓名乎令嚴
訊不承大可異也王公然之不肯附和殺人遂內批
削籍歸
遼瀋之陷也臺省搜獲奸細棄市無虛日繫者二百餘
人饑寒瘦死莫敢問者公請於王公曰以一身易五
十餘人命且猶甘之況一官乎即日詳訊論一人頌
繫二人餘皆移大理縱遣王公歎息稱焉
出為陝西按察司副使逆璫與羣小謀殺楊左逮汪文

言下詔獄以嚮獄坐公以關通坐楊左則一網可盡遂與楊左等六人並逮後先拷死移公下刑部獄命法司定爰書公慷慨對簿曰五人皆前死矣借其以實五人之招則其既自誣服又代五人誣服何以見五人地下乎明公能昭雪此案則萬代瞻仰不然有鎮撫原招在夫復何言法司無以難已而歎曰吾不可以再辱矣乃呼酒與其弟訣别邀和藥飲之未絶雉經而卒時乙丑九月十四日也時年五十卒之前一日為偶語曰故作風波翻世界長留日月照人心日此他日祠堂對聯也其豪爽自喜如此崇禎改元

贈太僕寺少卿南都追謚祐愍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八十一終